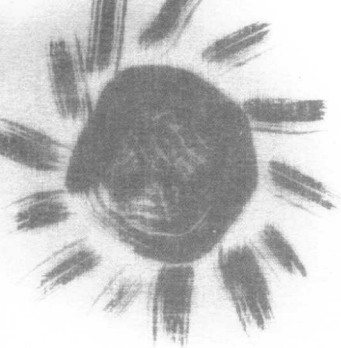




司岗兄弟

崦德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司岗兄弟/峻德忠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走笔临沧)

ISBN 7-81112-115-8

I. 司... II. 峻...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667 号

走笔临沧丛书

司岗兄弟

峻德忠 著

组稿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徐 曼

装帧设计: 刘 雨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总 印 张: 50.825

总 字 数: 1087 千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2-115-8/I·108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共 9 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3

 关于作者：崦德忠，男，汉族，云南省作协会员，临沧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多次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作品。

 关于本书：中短篇小说集《司岗兄弟》取材于滇中祥云县和滇西临沧县的乡村生活，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故事众多，人物鲜活，有较好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序

临沧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 明

临沧，是佤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茶叶的故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12个世居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和生息着。

临沧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和睦、勤劳奋发。矗立在班洪的抗英纪念碑，记载了阿佤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史诗；冯绍裘先生1938年在凤庆开办茶厂，创云南现代红茶生产之先河。滇红茶曾一举夺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从此享誉世界，为临沧赢得了“滇红之乡”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抓住澜沧江中游的漫湾、大朝山、小湾三个大电站开发建设之机，积极支持电站建设，在澜沧江不到200公里的江面上，矗立起3座百万千瓦以上级大电站，堪称亚洲奇迹；我们培育蔗糖、茶叶等优势产业，建设新农村，建设园林城市，使城乡变化日新月异。

在文化方面，临沧又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为我们展示了3000年前的古老文明。这里的少数民族山寨，几乎都还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风貌和民族习俗；临沧的汉族文化，既传承着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边地之灵气，形成了独自的特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沧源广允缅寺的壁画，记录着边疆各民

族的共存共荣；鲁史古镇的青石板上，镌刻着茶马古道昔日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临沧是当今文艺创作一块不可多得的热土。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样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

文化不仅依赖于经济，而是非常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临沧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许多群众仍很贫困。因此，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先导作用。事实上，经济欠发达地方也可以有着先进的文化，也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一片绿洲。

强调文化的先导作用，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也就上去了。不要等到我们有钱了，再去抓文化。实践证明，哪里注意了文化的先导作用，哪里就会充满希望。“重视文化穷不久，没有文化富不长。”大家重视文化，懂文化，临沧才有希望。

文艺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艺术作品，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深浅和一段历史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激励人们的一种奋发精神和向上状态。可以说，繁荣临沧文学艺术创作，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十分感谢临沧本土作家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写作。这些作品把临沧巨变、民族风情一揽书中，是临沧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对秘境临沧的艺术解读。编辑出版

“走笔临沧”丛书，可以说是一次临沧文学作品群体的检阅和亮相，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之。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体验秘境临沧，体验和谐临沧。

2006年3月30日

目 录

一、阿哥，我要你的银手镯	1
二、蚂蟥沟	17
三、半片竹篾帽	32
四、龙蛇和大肚子婆	56
五、铁苍蝇	72
六、五只恐龙蛋	89
七、花牛梦	102
八、司岗兄弟	119
九、汉 子	130
十、开 光	142

阿哥，我要你的银手镯

—

也果拨开芭蕉叶，芭蕉叶被脆生生撕破。一抬头，又碰断一管卷成喇叭筒的嫩叶，积水泼下来，泼了她一头一脸，冷阴阴的。

“嘿嘿！”

一个男人的笑声，打雷一样，把她吓了一跳。

也果抖抖颤颤，回头看那人，那人身上光溜溜的，肉皮子像是观音土做的，闪着淡黄的光泽。“哎哟！”她叫了一声，像只竹鼠一缩身子，钻进了芭蕉蓬。

“阿妹，芭蕉蓬里头有青竹标！”

那男人说的是汉话，瞧那皮肉也是汉人的。他说的是实话，芭蕉蓬中真有青竹标。这种蛇又歹又毒，平日绿茵茵地像条绿藤子弯着，见人也纹丝不动，碰着摸着就不得了。

她急忙爬出来，扯扯筒裙，四处找有没有弯弯绿绿的东西。抬眼，那块观音土一样漂亮的肉又挡在她面前，很近，连肉皮上的黑汗毛、碎草籽都瞧见了。

“你要做什么？”这个光溜溜的汉人，比什么青竹标

都吓人。他搞不好光着屁股，把那块拦在肚根上的芭蕉叶掀开，男人那种比毒蛇还厉害的东西就会来要姑娘的命，也果满脸恐惧，一步步后退。

“你汉话真溜，做我婆娘嘛！”小伙子说。

“我汉子来砍你脑壳祭旱谷地呢！”

“我脑壳要不成。瞧，脸上连根毛也不长，你家谷子不会出！”

“我汉子正用弩瞄你的头呢！”也果大声说，“瞧瞧！他在树头上采黄罗菌！”

“叫他射嘛！”那男人嘲笑说，“呸！什么季节，也会有黄罗菌。吓人也不会吓成！”

也果全身发抖。

她抓把烂叶子渣，呼啦一下朝男人脸上撒去。那男人拉下片芭蕉叶一挡，“啪”一声，烂叶渣子落在地上。

“嘿嘿嘿！”

也果像被火枪吓惊了的山驴，踢打着野草乱藤，拼命逃。芭蕉叶纷纷破碎，啪啪响。

“莫跑！哎，不要跑嘛！小心踩着大蛇！”

她什么也不管，只顾跑开。突然，一堵崖子挡在面前。

她急忙稳住脚，往上瞧。这堵崖子也是淡黄色的，不长一棵草，一片绿叶，三幢木房高，半腰上吊三四个干牛屎一样的葫芦蜂窝。

“爬上去呀！咯要我抱你？不会摸你的奶包呢！”

也果急忙回转头，那男人又站在她身后。还好，他没光屁股，穿着一条短裤，黑麻布缝的，泥乎乎，湿漉漉，兜在肚根上。

“你这个不要脸的汉……人！”

也果弯腰拾了块三角石头，对着那个男人的胸脯子要砸，突然又停住手。

“原来是这个鬼头！”

她这回才看清这个男人的脸，火辣辣的眼睛突变柔和，手臂筋骨也松软下来。“他真漂亮。”

这个鬼头，她夜里想过他多少次，这回见他这光身子肉更叫她眼馋。他那脯子上两块肉又平又板，像块台地；双腿又粗又壮，芭蕉杆一样结实；直直的鼻子，大大的双眼，牙齿像亮晶晶的马牙石。年纪最多十八九。在左膀子上斜挂一条箠索，索子勒进肉里，膀子上就现出一条肉沟沟。箠索下吊一个木板刀架，架上插把大蛮刀，一晃一甩的。

“跑嘛！”

“你管得着么？”

“就管！”

“管狗舂碓！”

“你让我舂碓？”

“你敢动我，我就砸你的头！”

“砸嘛，我的脑浆子又热又甜又香，比你家的米粉好吃！”

“你莫乱缠我，以后我送你一头牛！”

“当真？一头牛！”

“当真！我爹是……”

“你爹是岳父！”

“呸！”

“说说玩。不说不笑老来到。”

“放我走嘛！”

小伙子顺崖边一比手：“你从哪点来，就从哪点去！”

太阳悬在崖头上，崖底有些干生生的灰土和枯叶。小伙子随便扒扒，就躺了下去，压得枯枝败叶吱吱碎成粉末。

也果顺崖脚走了。

但马上她又转回来，手中提着根麻栗柴棒，手臂粗，样子怪吓人的。

“汉人，你放了什么歹，咋个路也不见啰？喂，你搞了什么鬼？”

“路在我肚子里头，弯弯圈圈的。若不信，你来摸摸瞧！”小伙子把肚子高高鼓起来。

也果高高举起木柴棒棒。

“要打我？”小伙子呼一下站起来，也举起亮铮铮的大蛮刀。

“呜！箴哎（妈呀）箴哎！”姑娘蹲在地上，不晓得真哭假哭。

“得啰！”小伙子大吼一声。“叫外面的人听见，当真我欺你。我说啰，这是我银矿的芭蕉林，鬼叫你进来吃屎！”

“送我出去，我跟你去银矿玩。”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送你出去。背你也得。”

“什么事？”

“做我婆娘。”

“呸！”

也果扒了些干叶子，躺了下去，像是跑累了。

那小狗突然坐下来，盯着也果。

也果胸口上有两座起伏的山，山中有诱人的蜜；筒裙里有两条饱胀的腿，更叫人嘴馋眼馋要死要活。

小狗跳起来，不由自主地朝姑娘扑过去。姑娘突然

一仄身坐起来，满脸是笑。

“你喜欢我？”

“喜欢！”

“借你刀砍棵芭蕉杆咋样？”

“好说！”小伙子递过去，姑娘接过刀。

“退后！”姑娘双手举起蛮刀，对着小狗的头，“小心我砍死你！小狗！”

“你认得我？”他大惊。

“你管得着么。”姑娘大笑起来。

二

太阳很辣，地很烫，云彩像干豆腐皮，一卷卷堆在天边。风吹来，像开水泼来。

也果一路哼着佤家小调。

“妈的，你提着蛮刀跟着我，莫非我是条狗？”小伙子在一间竹么房前丢下芭蕉杆，“啪”一声响，“滚毬！”

“滚？我家祭旱谷地还缺颗人头，等砍了你的头再走！”

“我做了什么错事？”

“在芭蕉林你想做什么？嗯？”

“一样也没想做啊？”

“找吴老板说去！”

“算我错还不得？”

小狗想到吴老板那里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的，他心里很虚。

“错？”姑娘突然笑咪咪的，脸盘子好俊，眼睛好圆好亮。“那你跪下！”

“我爹我妈也还不要我跪。你不要做事太绝!”

她看着他，觉得他很好看。

他看着她，觉得她很漂亮，同时也很危险。

“饭也不给吃一口，水也不给喝一碗？人家说汉人好，咋好法？”

她一屁股坐在芭蕉杆上。

“倒霉！”小伙子说，“你不要坐芭蕉杆，放上屁咋吃！”

“不是砍来喂猪？”姑娘格格笑一阵说，“汉人也吃这些？”

“猪吃皮，人吃心。芭蕉心又白又嫩，像你的大腿肉，憋包才不吃！”小伙子边提裤子边说。

“我的肉皮子不白也不嫩，咋啦？”姑娘一并双腿，盯着自己健美的腿杆子道，“呸！白萝卜红萝卜还不是一个味。”

她斜了他一眼。

“你走！”小伙子探头看看屋里，“要不然吴老板以为我玩什伢姑娘。你们那个蜂筑王我更怕，惹不得！”

“嘿！你早惹啰。在芭蕉林里你狗胆真大。等一下我就找吴老板告你。”姑娘顺手一指，“坡顶最高处那间就是吴老板住处。”

“你咋晓得？”

“晓得？哼！”

“哎，你咋认得我？”小伙子双眼鼓得像青蛙，“说说瞧！说说瞧！”

“管得着吆！”

“你在芭蕉林里做公狗事，”姑娘有板有眼说，“我要告你，叫矿丁砍你的头！”

“哎哟！我才跟你玩玩，差点着你劈成两片还不饶？吃吃饭你就快快滚，我一辈子也不敢再见你啰！”

小伙子几步跳进屋里，从大锅瓦罐里端出别人留给的饭菜，扔在篾桌上，弄得乒乓响。

“以后你越不想见我，越会天天见着我呢！”

“好妹妹，”小伙子骂道，“你不要瞎说，这种事了不得。我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

“饭吃掉再说！”姑娘眯笑着边说边往嘴里扒饭。“加菜！”

“这是麂子干巴，这是大象鼻子肉，”小伙子往姑娘碗里夹了两块，“求求你啰！”

“咯会有毒？”姑娘又用手抓了两块放在碗里。

“小心老子给你放耍药！”小伙子三口两口扒了饭，捧着半瓢凉水咕咕灌进肚里，胸脯子淋出些树根根样的水痕。

“叫你像条母狗一样跟在我勾子后头一辈子。”

“只要毒不死，吃了你的耍药更好！”也果把麂子干巴蘸辣子面嚼个精光，而后舔着手上的油渍，舌头粉嘟嘟的。

“吃了我的干巴肉，还要告我？”

“告！”姑娘一本正经。“至少你在林子里骂了我，吓了我。告诉你，我的魂已经掉了，你要找个碗，装一个鸡蛋和一碗米到林子里把我的魂叫回来。你要还我魂才得。”

“我要上工啰！一天三对银镯头是要打出来的哟！”小伙子双眼发红，差点要跪下地，“你饶饶我，你还是快走的好！”

“我晓得你是小银匠。你去上工，打银手镯，我找老

板，提你的头！”

“妈的！”

“怕啦？”

“咋不怕，砍脑壳……不！怕毬！明明白白说给你听，吴老板是我叔，亲叔！”

“走，当他脸说嘛！”

姑娘的大眼睛像箭，吴小狗慌慌张张跑了。

三

按情理说那个姑娘不会去乱说乱讲，但如果她偏要那样去说去做，吴老板动了怒，吴小狗也就完了。

那天，银匠小狗神色蔫蔫的，时常愣愣地往窗外望。窗子钉了些苦竹棍，从苦竹棍间就望见吴老板的门。那门里总是人出人进的，每天都是那样。

“她要真那种说，我是浑身有嘴也说不清啰！”

他摸摸头，生怕有人马上提刀来砍了去。悔不该瞎说瞎讲成了习惯。自己动真格的还没有做过一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些年在银矿就学坏了一张嘴。

他想起那年在那棵老鼠核桃树下宰的那个人，就是喝喝酒半夜去公鸡寨日人家婆娘。公鸡寨人闹到银矿来，吴尚贤老板一拍桌子，护矿队麻绳一拴，给他套了个麻口袋，拉到树下，头垫在树根上，他喊爹叫娘，但一蛮刀下去就头滚一边。旺子（血）喷起他妈的一人高。人没头老半天，那脚还在蹬着，鞋子蹬掉一只，大拇指长长的，像个洋芋，夹着一撮山毛草不放松。

一走神，手上的锤就一偏，硬硬砸在老拇指上，老拇指又扁又长，冲出一股黑血，就像那个砍了头的家伙

的大脚拇指。

“狗吃了心嘎？”满脸胡楂的老银匠走过来，一抬手，三尺长的金竹竿银烟锅头就“哆”一声砸在小狗后脑勺上。

又痛又气，小狗一甩手，锤飞出去，砸在一根窗棂上，那苦竹硬，锤弹回来，落到一堆碎银上，丁当一声钝响。本来这锤是要砸毛胡子老银匠的，他不敢。老银匠是吴尚贤的堂叔。

“滋”、“滋”几下，老银匠撕下一块衣襟，顺手揪下一个从竹窗外伸进的苦蒿头，放在嘴里嚼嚼，吐出团黏糊糊的筋沫沫，敷在小狗拇趾上，用破布几下包扎上。

几个小伙子银匠放下手里的活，愣愣地看，老银匠挥挥手上的金竹烟杆，吓得他们忙低头叮叮当当敲起来。

四

月牙儿刚夹在那苦竹窗棂上的时候，小狗收了铁锤。他今天赌气打了五对手镯头，头勾麻了，腰弯酸了。他要去蒿窝地里凉凉地躺一阵，想想心事。

才站起来，一双软软的、温温的手搂住他的脖子，那种舒服的感觉只有睡在软软的被窝里瞎做梦才有。他一转头，瞧见是那个叫也果的姑娘。他恼恼地问：

“你来做什么？”

“找你！”

“告我了么？”

“告诉你还会活着！”

“又要做什么嘛？”

“还我魂！是你把我吓掉的。”